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星堂集卷

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曹坦

中書

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

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

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

臣張士琛

欽定四庫全書

懷星堂集卷二十九

明 祝允明 撰

紀叙

桐園記

人以桐自稱也者指有二以木也以琴也其為以琴也者亦有二以鼓也以喻也王君世材家吳城東之甫橋家傍有園植桐盈之耳目之洽心趣屬焉乃自稱云桐園是以木者也頃請余章於辭以重其木實重稱也余

求其大者無若以琴之喻者言之夫琴盛樂也大可以薦天子廷為民釋愠阜財建大和以奠世育物奔蹈鳥獸豈宜廢置哉今寄之於園是荒寒寥寞與繁植者凡凡然駢也今世材負材局不入夔曠手此其喻矣然奚病乎哉古之人風尚高遠凡其道詘信志顯晦身行蔽悉泄於琴其為晦蔽者杏壇汾亭其尤也琴豈不宜隱者琴之不宜隱為世言不為人琴言也況引桐以歸園是未斲之材擁天貞完天和惟直應撫桐之木安園之

地稱焉而已矣世材於是惟日消搖乎老圃之間視吾
嶧陽之孫居然亡恙為之培扶灌洗使姿格灑灑出羣
表碧陰涼葉鋪十畝無塵之土吾坐其下時而茗時而
酌歌清商舞玄鶴優游卒歲無侔乎束帛之賁而希聲
大音振響於離垢獨樂之場不亦善哉世材之趣本若
此前之所喻謂其宜琴而不琴不宜園而園也者余意
也所以長世材既復世材又為歌使可絃焉桐之榮兮
可陰碧瑤兮沈沈息兮我襟桐之楨兮可音紫瓊兮愔

惜寫我心桐之寓兮我園襟兮心兮我桐園兮

南村記

蘇之勝左川而右山出胥門絕官濠入橋而西穿橫塘
越荷花蕩乃至山下跨塘雙橋立東橋上四觀可盡其
山川之勝其村墟之最也鄉人王臣之居之而號南村
因李孝廉請予狀之以文章噫南村之名以山川之勝
山川之勝臣之得之不能言而假予言予能言而不能
得山川之勝得之者在此言之者在彼兩不相值何以

言為哉澤國雨晴風色清俊吾期孝廉過臣之而告臣
之以南村之真文章不在筆墨在三士登橋上連手南
顧而一笑也

南江記

氣之秀者其鍾也物而為山川人而為知仁就其有動
靜焉則物而川人而知秀氣之動者也惟動也故周流
傍行不舍晝夜涵兩儀首五行滋萬物通九有功之巨
莫加焉消息萬理機權百事訂是非審時勢別行藏樂

日用心之靈莫加焉夫子所云智者樂水無煩多辯矣
然吾觀於是水其亦待人而功乎一河也或漕國計或
利衆涉或下流歸墟蕩焉而已矣以至其他千條萬派
用而利棄而否皆然也若夫勢趨東南故吳尤多江湖
蔣君允昭家吳淞之濱以南江稱宜也吾以君抱澤物
材未得沛乎四海而泊焉寄高蹤於寂寞之滢臨清賦
詩濯纓放歌汪汪之府雖不自少斯固安時順理夫子
之所謂知者矣固足以滌頑夫塵契逝者歎不亦大哉

雖無舟楫庸江功不以君廢也故為比類引義宣其大
旨若此君當謂然彼如分情魚鳥寓興藻荻消光陰於
鈎綸者末也

西郊記

勞君以名麟號西郊用魯事乎麟之祥於魯可知矣吾
天朝可以魯褻乎成康之郊固曾容之君將以是乎然
而引之於西則果用魯矣嗟乎魯之不競久矣東門之
人魯之真麟而使其若喪家狗尚何有於鉏耨奴隸之

手一膚身鳳臆之足云乎故孔子悲之自獲麟來談者
衆矣且烏乎折衷或曰以肇漢也夫漢之文景固謂追
軌成康則或者之談亦或可信今天朝自祖宗來皆堯
舜也雖孝景稱樂刑措猶不及吾累朝之專止於仁則
今日果有麟焉出於西郊亦成康而已矣使孔睹之且
聲頌之不遑又何有於反袂拭面涕霑袍者哉故曰大
道之世無孝子無忠臣非無孝忠也夫人而莫非孝忠
也曷以一麟為兆而矧於朝野之辨耶則勞君於是殆

迹似魯而心真成康者矣又曰審然則胡為不猶黃帝
時之在囿而若是遠疎乎曰堯舜之世乃有巢由今勞
子在堯舜世而不用獨不得以巢由自居乎不以巢由
自居則吾君非堯舜乎

可齋解

允明交何子凡何子操中施外為學與仕者允明見之
其必欲足其道也何子尋常自謂可人亦謂可允明亦
謂可直謂謙爾未始為之深長思知其旨有他也為之

思而知之而言之匪一士蓋無若方子方子推何子之志匪無擇可匪見小利可其必得乎易之時當其可言何子之道莫大乎是何子受其言足矣又問允明則安能墨墨歟蓋有一言而兩之者可是也少之曰可多之亦曰可何子之道無不足何少乎何子則不自滿又何多乎允明為何子審之士於三代後則必折衷於孔氏無可無不可然則倚於可殆不可嘻何子豈倚於一者何子正以擇其可為可耳為天下之行抗之非可抑之

非可為天下之言高之非可卑之非可為天下之用同
之非可異之非可揚失之抗墨失之抑莊失之高子雲
失之卑馮道失之同王安石失之異皆非孔氏徒何子
寧為是蓋曰行必無適莫言必六籍用必如司杙以至
大司寇行相事斯則何子之所以能折衷於孔者也

陳氏燕翼堂記

詩人言武王之仕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謂傳其所以
順天下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子孫敬其事者行之乃

安甚矣武王之善繼而詩人之善言也近儒謂謀及其
孫則子可以無事安有弗謀其子而先其孫子教未施
而徒欲安之雖敬不先於安其說若近而反迂後世欲
法之從古訓可矣為天下國家皆有道焉所謂孫也故
稱燕翼者先求其孫之道長洲陳君文煥少游邑庠將
光大其族不幸壯歲不祿有二子伯曰凱字德和仲官
德相德和承所遺厚業能以誠篤敬慎加培之德相生
於遺腹積學敏功必將遂揚顯之孝爰構華堂三楹以

儲先人之休澤而事其母陸碩人碩人且六十矣慈孝
相洽友恭既翕家室攸宜日以康豫因署其堂曰燕翼
謁余乞言昭之亦甚矣陳君之善詒碩人之善守伯善
述仲善繼將完其志與事而佚母於壽社燕翼之道其
允獲而無忝與為之記而作詩系之其詩曰有木維橋
終風實條肆篤其稊以莫震搖謂我雛鳳並謚于巢栽
培有道敬事勿彫右伯今善述載述載昌載獲厥播載
構其堂篤誠以勤飭脩無荒敬事先采嗣服不忘右仲

也善繼善繼維志夙夜辰兢風雲力致兢兢祇祇虔恭

寅畏存榮沒顯揚芬嗣世

右三

有赫新堂嘉名用章以宅

三綱以出五常塤簎雖雖琴瑟鏘鏘母也順只式壽且

康

右四

凡詩以尊者美以卑者勸勸斯懋懋斯永伯仲其

知之矣

潘氏湖山佳勝樓記

包山具區拔造化精金玉作山水自竒而靈萃靈而神
天烟霏霞月地瀾淪湍波秀萼嘉實良幹材幽翔逸超

弗可究名狀人居占尺土丈流至澹翠淺綠遙耳目手
可指接亦皆足夸佳勝其未至若千里為柳溪即胥口
有居者前太湖而東靈巖西香山環前而錯布洞庭羣
巒也先東跨箭涇而梁穿湖流達于靈巖香逕橋也先
西而梁穿湖流達于穹窿山橋也是為潘氏而一樓卓
其居是為主人之子太學生鏐和父藏脩所也和父得
郡名士詠歌之而署以湖山佳勝潘氏余世交也今又
為婚姻家太學之父崇禮隱君古心行君子也善家德

門也太學起家器也他人以是居請語余且為地喜談之抑我潘氏潘氏以他居請為人喜談之以潘而是居能已乎哉吾觀凡居之勝者得其人甚難穠者浮露而傷華優伶而被冠紳濁者昏鈍而傷質乃金碧塗土木偶其居蒙羞山不得自高川不得自滌太學父子之於斯也忠信長厚增金庭玉柱而崇澄瀨涵淳廊東南之藪而濶崇禮偕佳勝以卒歲太學適往用于時異日返初盡崇禮孝事引養於葢脩之所而樓之佳勝大成也

已

笠澤金氏重建安素堂記

吳中自昔多儒家不特一時師友游會之盛往往父子昆季交承紹襲引之不替斯風至美瑤城金氏其一也其始祖為宋迪功郎章至元間其孫伯祥父尤名嘗作安素堂於所居貞豐里錢逵伯行氏為之記稱伯祥端重有守知所止而無外慕之心暨入國朝其後人守耕讀之業不衰而轉盛伯祥六世孫允彰益清脩克振先

緒以安素者文獻存而棟宇湮矣乃就元趾復構之請
余紀其成凡安素之旨與其道錢君之論理暢而言美
矣余更以事言之夫以物授受者期欲必守之無徙良
難伯祥學有得知夫金帛宮室長物不足為身之重子
孫之傳也獨取吾志所處山澤之區宮一畝田一頃以
安其中而不動乎外雖非屢空可謂素行乎貧賤者其
世當溷濁彼士之為魚腥蟻羶者皆苟且以就功名而
伯祥考槃礪適渥而不滓饘斯粥斯終吾生以徜徉耳

既而子孫守之遭時閔凶干戈四溟金之族遵晦故棲
無流播之虞可謂行乎患難之素天王新海寓需膏澤
百六十年而允章繼述益熾雖不軒冕又非所謂素富
貴而行乎富貴者耶甚矣儒効益至乎其要不過不
願乎外故無入而不自得安素之大無踰於此矣吾又
不知當伯祥時郡鄉之顯者青紫奕奕富者倉箱蠡蠹
其所安所遺有如伯祥者否有之當並存今安在乎不
安素者効若是伯祥之賢加人既遠而子孫之美允彰

之孝又焉可証哉韓氏之子不能安退之文學之素故
詔金銀車之誨盧氏之孫不能安懷慎廉正之素故擬
澧州之放奸臣之史茲堂之名與允彰之聲並延而未
央也豈不重與允彰名煥號友衡凡金氏之業安素者
耕讀二道既其熟習而有得者使徒美而無獎掖功將
非允彰意復援詩禮經訓銘諸堂之兩序曰播厥百穀
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縣縣其庶載
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右在左曰脩禮以耕之陳

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右在右

南岡序并詩

以朱公為南岡之號說之者蓋咸謂南於象為明為文居為君子之強岡為高為廉為堅磨而不磷數者咸令德有一加於人而公兼之物以名體名以方德信美已然余知公者就其行徵而符之公久莅諫垣有犯無隱危言累百牘可知者如為建儲為視朝為抑奄尹為斥

權嬖為止畋遊為登正黜邪為公進退刑賞為申冤濫
為振災因為論列大禮務舉前旒而啟之明拔黠纘而
納之聰崇議切辭何明也何高也又何廉也而翹翹批
逆中立而不倚不變塞以期至死如其強如其堅暢其
末為詞華詠歌而又盡南岡之能事畢矣有而似之誰
實方之公今賦政東南省至于王丞弼極高明諸叙為
日麗辰揭小人作詩公焉永懷以慰其願

公位之煌煌兮公道之堂堂今堂堂且南岡且陵相省

之屏也台揆之升也道大行也極高明也展大成也

表弟蔣秀才遺文序

李義山序李賀集稱賀死時語其母帝召作白玉樓記
頃之烟氣起賀死事傳于今七百年人信之極章著余
近得姨母蔣夫人說表弟事知千載有繼賀者事復章
著蓋氣元英靈天人流通自輕清降凝俄復歸返若帝
有命茲固古今之理與弟名燾字仰仁故樂亭令君遺
胎而生夫人方在蓐恍惚見道流三人入房便失其一

燾既免矣襁褓神穎能言誦習九歲治四書易皆通十
一入為府學生鄉郡知名十四應鄉薦不捷而聲轉蜚
溢隸賤遐僻莫不喜稱之丁巳之歲其年十六冬月將
盡一旦枕上呼夫人曰母寧知帝京有紫府瓊臺乎母
曰不知又曰兒當以母老辭歸可邪夫人訝其不倫且
謂嚙語置不問數日夫人長壻劉峴來叅賀元節入燾
齋見周易書中有夾置一紙書千百言取觀之乃燾所
記前夢事其初曰某年月日夢老父引登高境目曰紫

府瓊臺撰文曰翠碧重華玉殿金闕其末曰某再拜泣
請家有老母願放歸養姑還云云岍未及讀中文燾適
來奪之夫人亦來問故不對夫人取紙將視燾窘遽云
母母觀此泄天中機夫人惡之抵于地燾遂拾置冊中
其年秋燾病病中語夫人李賀為帝召為文不免死奈
何三月日燾竟死死後屢夢於夫人一夕見夫人即馳
去夫人逐之人言燾今非復若疇昔行也夫人愈逐之
及問燾今何在燾曰兒為召作丹臺記夫人言丹臺非

世間有其天居邪。燾愕然曰：兒不得如昔滯行，即去一
夕。又見燾父言：吾死不如燾。吾死即滅，即散。燾死不滅，
不散。渠乃全者，欲來即來耳。言既隨，復見燾夫人問其
死狀。燾曰：兒死從首上以往。又言不滅等語。與父言無
少異。又曰：母哭無過慟。若過慟，若不葷食，若拈弄兒典
籍，皆令兒悲。遂寤。凡燾之章著若此。嗚呼！燾果從長吉
游諸清都紫微謁帝而代言乎？何世不幸不能留燾，使
麟鳳埃塏也？夫人將顯燾，燾故未及為古文辭。獨時文

數十篇自題曰東壁豪夫人取刻之俾允明序夫人又
言燾記夢文在冊中後為某攘去并文亡之故今不得
其詳燾與余皆為特進柱國武功伯天全府君外孫魏
舒之譽將望於燾余實甚愧之因序燾文詳列為後人
誦燾雖未仕德行備美幼受夫人教旦畏恭如嚴師夜
乃慈戀達母子之恩三歲人示以文鳥燾曰我非畜鳥
人也性復簡靜溫洽今刻文亦可為經生法

表弟號懷海生序

表弟徐美承抱志曠濶予前既序其字又告余常欲白
其抱為一別號曠濶有踰海者乎李謫仙曰海懷結滄
洲可號懷海弟曰唯又曰吾世偃王後也食東海特進
柱國武功伯祖也稱必先東海上輕車錦衣將軍考也
自呼東濱遺客則引仲懷義於思祖考者亦可耶予曰
亦可也人懷在中有依焉而不離道皆可也弟志既卓
存而充之耳予祇從其題漫浪言之天公地媪東王西
母垺岳杯湖盟日澡月九塵彙毛衆蠕集螻裸骸而植

行者稍黠於其羣因持毫以長毫咄哉何足以數有能
瞥視而不盈溟渤小聽而不響潮汐鼉龍之腥不滿兩
鼻孔魚鹽之味不充寸舌端爪承三山吸竭四浸爾將
謂天神哉一六尺人耳此乃所謂懷者自懷而一之不
知身為海不知海為身此則懷之至者羣黠於蠛者因
驚而異其名曰仙豈知仙非別一種物吾輩懷者往而
為之耳凡仙悉可為吾輩先為儒者為之最易第毋謂
我毛肉齷齪然焉能仙焉能仙不然也吾已號第明日

來從吾執手高步而往

銀浦序

若夫商飈掃夏玄露洗秋碧瑤晃清微之田黃金橫蔚
藍之界霜輪涵映榆葉縈迴爾其滌源尾箕垂條參井
發坤成象衡蒼涉津淵淵注玉傾銀渺渺翻瑤激碧葢
絕地天通而氣潤華葢子以母顯而色從皓金虹飲華
流雲和汐韻貫元精而霏沆瀣倬皇文以示昭回乃有
奕奕侯門翩翩公子織婦貽枕海賓贈槎迎仙鵲羣躋

虛龍縞躡翠梁而徐度遵青霓而上征窺星妃步襪之
塵浴天媛前裾之水滌蕩肉骨磋鑿容華拔雲體於塵
囊噓仙風乎泥殼江漢以濯金玉其相寓蘧廬則為潔
夫游汰滲而號玄客陋宋郎之口過嗤郭生之慾凡余
也幸抱君平之靈因成七襄之報公子徐氏美爵為名
余前擢桂之漫郎曰祝允明其中表兄也

毛夢哲字叙

夢哲為今內相三江先生主器始將生時先生夢前內

相嘉禾呂文懿公過之因取文懿名名之曰希原賓友
多為制字而未定也比允明來京師夢哲又辱問焉允
明曰即為夢哲何如請質諸先生先生謂之可夢哲復
倩為叙不得辭因竊推先生之心告夢哲夫先生之欲
夢哲希文懿也豈曰以其位固以其賢也故字之旨若
是然誠欲其希賢者也則曷不擇夫古之大賢若聖人
者而命之蓋於是愈可以見先生欲其子希賢之心無
不至也惟夫欲其子希賢之心無不至也故隨所觸遇

而輒白之疇昔之見文懿也寤而心警焉而夢哲適生於是遂以稱焉使當時夢古聖賢或事物之良可比喻以為賢者吾意先生亦將隨以命之矣大率欲達其望之之心而已文懿以耆德宿學夾輔累朝國倚其功民被其澤士仰其風而身膺寵光位極人爵夢哲希之而至也則夢哲亦文懿而先生之心得矣然文懿之在當時其自為者亦將有無所希者乎予又意其所希者不踰夫皋夔稷契伊周孔顏之間也今先生之命夢哲又

獨欲其希文懿而已乎殆不然希文懿所以希前數聖
賢云也而豈徒哉此又先生之心無所不至而無窮者
也抑允明之昧昧則無以長吾夢哲有一道可以為夢
哲策功焉文懿不可見矣希之者求其所謂賢者若前
所徵焉爾今先生之德之學之功澤名位即文懿也庸
詎獨文懿所謂臯稷周公之同歸也此文懿之可見者
也夢哲果欲齊文懿且以成先生之心乎求之家庭足
矣

楊氏三男子名字叙

長洲楊氏三友昆以其三男子名謁邦大賓遂字乃辭
受書返以迄祝事禮也初三昆之長安卿生擻次昭卿
生揖次威卿生校世齊而齒縣昆謀曰夫生子者祖咳
而名名立而字字成而祝故名以別命字以章德辭以
祝成古之道也揖也齒長而第仲若伺厥昆季偕長而
圖今之長者無乃曠脩抑唯今長者是務孺將怠焉夫
調義以起禮時也寘齒而並命順也舉一而畢二知也

蓋并作焉於是以質諸賓人賓人曰善乎深謀哉昔者
先王尚象制器以前民用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
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楫字伯渙若以
禮義為舟楫典常為大川用迪于五彛庸于百度將集
善以凝德聚其渙濟其履亨其道利孰大焉先王秉忠
信以詔臨于四方四方化成易繩以契百官以治萬民
以察其既降也滋罔孚以渝記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
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其在于今非契策也罔政檄字仲

符夫忠信以為徽言行以為符執徽而求符主於心而履諧發于躬而物格作于事而道盡厥允以罔斁先王戚人之不人肆為之庠序學校以教之五品乃孫百姓乃親校字叔教其敦詩書則先民服聖哲惟法語用遵父昆用循用克率天之命以無醜于物教辭既登三子旅而矢之曰二三子欽思哉凡物各名名各字字各義惟義弗各于道是故人萬其行行萬其義義一乎道二三子慎之交脩之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成人之能事

畢矣二三子欽思哉三昆拜手曰俞哉敬敬拜君子之
貺顧三子前升階由隅握衣上堂再拜稽首祇對于大
賓曰唯惕哉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惟弗堪是懼敢不
夙夜承事以無隊師賓之弘誨金成性父視三子猶甥
也揖而進之曰美哉洋洋乎令猷也哉布策敷几肅賓
請載其辭出以號三子而授之

徐氏三外弟名字訓

外大父武功府君既歸閒樂天觀生無不自得游放歌

嘯融融泄泄而所軫於念慮者獨以未見其孫耳嘗書
二字於籍曰美承先人問之府君曰此吾孫名也子他
日必見之已而府君薨則美承在胚中矣薨後九月而
生果男也於是府君之心已慰於冥漠既而美承又連
得兩弟皆男舅氏前錦衣衛指揮使嗣勛甫名之曰美
朝美爵今皆長矣美承且升舅氏又從諸賓之請加之
以字承曰志學朝曰自學爵曰天學使允明敷其義旨
以教三弟允明曰諾惟人之所以承其先者非一道然

要以志為主志立則道行矣惟人之顯而朝廷者亦非一地然必自學中來學優斯可仕矣惟人之爵本外物而孟軻氏之言則有天人之辨以為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乃天爵也人能脩天爵則其學正矣凡此三說蓋字之義也因名而出者也我舅氏之所望乎三弟之旨也三弟其必欽識之而允明之意又有溢乎三說之餘者且拳拳不能休將重以為三弟告夫承在乎志孰非志也而有切者焉聞昔者府君之童也嘗揭一聯語於書

室之柱曰男兒志氣雲霄上君子聲名天地間時多比
之寇萊公華岳之詠已而果然則府君之志何如也第
欲承之請事斯語矣人之在朝廷孰非學所自邪而府
君之立朝其孤忠元烈何如也則第欲學以為仕請事
斯語矣人之有官孰非爵哉而府君之爵文臣之極者
也則第欲脩天爵以伺人爵之從請事斯語矣三者非
一也而三第欲踐之則皆法吾祖而已矣無必泛思而
旁求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於戲三第必勉之

勉之而顯則庶幾乎用以緝我祖之丕烈就使居隱亦不失為世家之賢胤也已允明生晚不幸不得受烈祖之訓命雖然竊有志也於乎深願與三弟者加勉之

史在野字叙

物必有合而後久者莫大乎五品五品莫大乎君臣矣凡合父子兄弟以天夫婦以禮君臣朋友以義五品之不孫也君治之是五者統之乎君臣焉詩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臣合而不可離久矣而先民之訓為臣者

蓋云合則從不合則去然而君可去邪去者以位言之
分者無去也故曰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孟軻氏之論臣
有市井草莽之稱意亦若此今天下大一統野而耕市
而工商其誰不共臣之職隨州太守史君名子為臣大
賓為字曰在野在野讀書脩行以為士然未用也於是
則亦共為臣職而已矣耕而賦工而庸商而稅心誠輸
力効之以至夫在官者事事學而求用之皆然也勉焉
而已耳無所加乎奇畫怪行出位而謀也如是則義矣

道合矣無所愧乎君臣之分矣而名字者宜吾欲益在野欲在野以三隅反耳所謂反者謂五品之皆然也一者無所逃四者其逃諸雖然以為逃也而勉者情也之五道者道也無所逃於心在野其念諸在野之室吾女弟也又在野資甚穎才力警健又有賢父師吾之所大願望也

羅曉字辭

羅以善聞焯于吳門粵德儉父產此鳳麟惟此鳳麟其

名曰曉賓人象德啟東是表皇鈞造歲環運宵旦赫斯
耀靈實繫厥判命駕暘谷濯景若木金雅既騰六合清
淑萬矇忽昭羣伏以起容光必照蒼生仰止析木而炎
壽星而寒莫不自東靡異翹延惟天有日萬物之則大
明啟宇咸作于出維人有心函氣以存嚮晦宴息隨候
而昏昊天曰旦無然泮渙丹臺煌煌千彞炳煥泰定光
生明而思誠事至而應物來而名禮不云乎志氣如神
事物將至有開必先易不云乎山天大畜篤實輝光日

新其德敬哉羅子惟明之飭五品爰察家邦有耀載鑒
于物斯則有月燭亦代匱其輝不竭作物之勲乃肇于
晨羅子敬哉毋覲照臨

袁植字叙

袁君漢章之子名植字斯立請予敘焉漢章高士斯立
又敏邁好脩宜有以深期之語之曰植者立之也斯立
者其驗也子受名於父受字於賓名策其力字晞其驗
二義交致焉茲請先視子父以策力父善教矣教子以

謹言植子之言也教子以脩行植子之行也教以尚志
植其志也教以篤學植其學也教孝以植其子教友以
植其兄也教慈教忠教別教信以植其為父為臣為夫
為朋友也推之而皆爾皆植也子也力言必謹言斯立
矣行必脩行斯立矣志必若孔顏學必若游夏子必若
曾兄若舜慈若文王忠若伊周別若曰季信若晏子鮑
叔推之而皆爾斯皆立矣子戴蒼而履黃與飛走者殊
科而忍自仆乎哉於乎太自立其次植斯立若植而

不立斯為下矣子之父賓姑望子以其次子獨無意其上耶子則進子以是固嘗曰敏邁好脩此其為上之道也其來驗可勝用哉子願與子父若賓也而同遲之

表氏四子字敘

表氏世為吳中善家居郡郭之南濠南濠萬靡之區而自表氏出者率惇厚周恪雍喈莊雅為尊者以慈稱卑者以孝評交者稱其多益也其曰存省處士漢成宗族之所推也有四男子曰楷曰模曰楨曰櫛賓為字之楷

以斯端模以斯範楨以斯厚櫛以斯瞻斯端娶余表妹
趙氏於是存省以四子字叙屬我吾固曰表美世濟觀
取諸名字者而慈訓章矣四字之義與其名不相遠亦
不過深而無不寄規飭之意古人之取亦若是耳故文
字之義無必煩陳且為四子推所以因義而樹功者行
已有恥而遵義則若措之端矣動必以禮則可作人模
範矣以仁存心則楨榦立而本厚矣內誠而表莊則如
櫛之可瞻矣聖賢之教不舍是以為先善哉存省之所

取也然此父道之一耳名字用情如是而況於日用之間乎而今而後親長以名呼朋友以字舉入耳怵心乃履諸其躬不為孝子良士不止如是不為孝子良士亦不信也四子母泥字義而眩文華此而翁問予之旨子為言之職四子勉之母作父賓羞

懷星堂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懷星堂集卷三十

明 祝允明 撰

外教

重修蘇州府開元禪寺之碑

吳大帝赤烏中乳母燕國夫人陳氏捨第為空王居在
今闔閭子城中之西南維時釋端文師實肇其績寺名
通玄唐明皇帝以紀年更天下寺額郡擇一大區專之
吾蘇遂以通玄當焉開元之號於是始著晉代有石像

二石鉢二浮海而西至于郡之滄瀆里人朱膺虔奉入
寺迄今遂為中土神寶詳紀見於法苑珠林諸典而韋
太守應物皮處士日休以來吟述接響寺於是為選佛
場內神化名藍又不特稱大而已舊有贍僧之田為畝
千餘今雖未復而刹右蔬圃廣數千弓猶陳夫人花苑
也牲石之載名文久顯而奇渥溫氏倒屣之末郡罹干
戈寺歸劫灰碑亦解碎雜伴瓦礫故無得而稱焉皇明
平定永樂之初寺主永宗和尚重翦茆棘弘建諸果為

大雄殿為千佛閣為山門為戒壇為僧堂大室精舍庖
湑次第咸成像設畢備而神像與鉢歸焉無恙寺觀返
舊繼者指南又返綠陰堂以待海內名賢之莅止堂蓋
元統乙亥恩公斷江所造虞文靖公記之者也惟正大
殿未就南公之徒澤源宣禪師奮為經籌餘三十年而
復竟成於是故蹟無遺廢矣宣之上足潤公天雨持席
既久亦復新敝易殘補缺增華潤傳澤源潔潔傳今王
澗清公益克紹述以戒壇殿壞特甚更撤建之而塗堞

儀相整肅具足芳園流池曠廣澄活卯濕育殖果木茂
麗中興之功更為大成則今弘治丁巳年也其徒與外
刹同勤莫不一口讚歎清師之功堅固光明勝果能圓
靈場載闢是宜追初照來登示金石謂余郡士刀筆可
寄竊惟千載神區五天分化道俗依仰遙賢稱誦一旦
完結輝赫江海凡音肉語不能宣贊乃為錄述本末大
概姑為刊著以伺鴻手行字就列復說偈言南閻浮提
最四洲茲藍前後表江南吳媪唐王創繼雄十號具足

天人師浮大瀛海化身來神通變現悟衆生靈感道俗
昭瞻部劫輪環轉壞復成紹千歲往啟萬來大哉諸此
勤宿力令力轉大惠清師殿閣欄楯耀七寶慈容變相
威儀儼旂旛香花燈燭等懽樂莊嚴種種具流泉疊山
曠大園花葉果蔬禽魚順如大日月開光明願此功德
在人天無量無邊遍恩有諸佛菩薩摩訶薩

蘇州五顯神廟記

造化之數五為大紀爰自三才奠居而五行効用象於

天為五緯形於地為五物麗於人為五德貫幽明而共
徹質鬼神而無疑者也五物之神其在於上為五天帝
所謂靈威仰赤熛怒白招矩汁光紀含樞紐而配於人
帝所謂太昊炎帝少昊帝嚳黃帝官神所謂勾芒祝融
蓐收玄冥后土其致一也明堂既祀上帝而小宗伯又
曰兆五帝於四郊皇朝既祀星岳於郊墟又為五顯專
祠於他山亦其義歟五顯所起未審前聞世所傳祖殿
靈應集云與天地同本始年逮光啟降於婺源王瑜家

語邑人麋至嘗血食于此於是建宇棲之功祐丕格邑人依怙初名廟為五通大觀以後累封王秩昉有五顯之稱宋迪功郎國史實錄院編校文字胡升所作星源志則疑會要不載姓氏而推本於五氣亦近雅論升又辨五通之說按李觀作五通祠記主在報德不知其他此云政和已廢五通宣和始封五顯審爾則非五通明矣又佛典則為華光藏菩薩之化夫自執一者觀之以為神祇鬼判然不相謀也且三皇二帝固皆人鬼何亦

麗於是乎聖既有之賢亦宜然蓋一元合分精英旁冕
或於天或於地或於人無不可者惟圓機者其知之矣
吳郡行祠未的所始或曰始於建炎即織里橋南朱勔
舊苑地為之嘉熙中比丘圓明重建正殿寶祐甲寅通
復鼎新又增大雄殿於東序景定以後正知善已繼新
三門兩廡以逮行日踵持月有閱經之會歲脩慶佛之
儀入至元間日又勸善男子孫子發與弟子榮特建華
光前閣元貞衆力復成後閣大德中如海購地拓廣再

置吳江田為長明燈油及贍衆賈延祐丁巳寓公葉武
德又作圓通殿此皆延祐七年吳江州儒學教授顧儒
寶記平江萬壽靈順行祠所述也暨入皇朝嗣者不弛
而歲久頽燹正德初同守李公恒聽訟於是乃加葺飾
更剏傑閣今主僧某來謁予記於戲以神之靈貫三才
通古今遵乎上而信徵諸下而從衆既歸止徒宜護持
予敢從民以徼于神尚有異休如水以沛如火以光翊
聖圖煦生類以昌于無疆哉

吳郡三茅觀碑

道无在无不在神无為无不為无為道體之本有為上
下之契是故崇宇備物貌像熏炬明之所以事幽流祥
集塵烜赫震盪神之所以答物若夫清玄眇穆希夷以
微昏默窈冥恍惚有物其誰得而測之非夫假顯尋微
潛機暗會則上下左右安在而可通也寥陽通明之闕
三垣紫微之府曜靈廣寒之宮七寶芳寧之林西龜位
乎九光蓬閣集其八子莫不高卑秩莫後先襲綴於若

岳卿定錄保命三真茅公興乎羸劉之代而窮乎宇宙
之永出乎咸秦之里而宅乎勾已之岳三霄秉法九截
承事京江南北尤隆且繁亦由明靈發跡之神區故與
吳郡之宮在城中之仁風坊始於淳熙復於天歷再燬
於洪武復於成化而廣於弘治備於正德焉比余返初
主觀道士景用圭薦狀列績乞文勒石維三神道峻功
巍靈煌跡赫凡其琅霄紫冊楓陛龍綸英工翠珉之筆
騷客金薤之謠鏗聞駭矚沆溢鞞鞞粵紀茲區則貴實

錄故為詳纂次第而稍系之云始淳熙之叛未得其名
必有廢焉天歷乃舉其徒口傳以為建炎之變且高孝
紀年先後顛亂按盧氏郡志獨揭淳熙尋光寧諸朝郡
鮮兵禍則吳回之先虐甲子亦未稽爾至於天歷已已
本府都紀冲靜法師俞心淵構而未弘其徒副紀倪玄
素廓而富有洪武壬子再燬主者即倪之徒袁靜和未
克復舊迨及壬午袁之徒龔允清微為葺補久益蕪落
僅將為墟龔亦耄矣而以其徒未堪興廢之任乃致袁

氏徒孫之處他院者曰范處恒之弟景浚之請于有司
來繼主而託焉時為天順癸未所棲纔存寢室五間而
已浚之多才乃鳴于官請納賦以廣傍地而附益之乃
以成化某年肇築傑閣五間其崇三十九尺延十三丈
前為山門三間左右辟址以需後舉時則秋官主事馬
公愈侍御夏公璣按察僉憲張公習亦加相焉暨于弘
治乙卯浚之復以已資肇帥其徒住持譚惟重及蘇惟
顯勸募加構正殿三間高三十尺深廣稱之前敞三軒

傍翼雙樓其度皆如殿殿閣皆肖三君望像供奉百具

完周而庭列爐井傍結房寢庖湑從寮

缺二字

詳備時則

用圭與允清嗣傳之孫王以正者亦皆効勞而成功皆
浚之也乃至正德浚之惟重皆已羽化而用圭奉檄紹
主又克負荷遂以甲戌之歲與其徒錢守蘊更造石柱
山門壯麗加舊又添作二門重甃閣地於是觀事大備
時則郡人陸宇府通判焦君思明亦各効財而成功則
用圭也觀之廢興具是伊主嗣者慎保無隳勿負師慢

神斯永有終

缺一字

用圭之志也嗟乎赤城大霍霄端雲

表上

缺一字

星辰之

缺一字

句金良常便闕陰宮下縣山河

之限神之格人不可度也鵠翔悵語宿頂玩丹人之事

神不可數也昧夫或疑曰人命生滅必有司錄則元壽

之先必將泯琴乎施治屬部苟無居方則江介之署殆

均虛位乎揭虔妥靈須用世器則清玄紫緯之標不假

旄節乎噫嘻是何言與仙科授轉亦猶人代豈謂九官

未建農軒之績不熙也玄功周普不限方域況復岳籍

總統吳越之區其本也至如藻冠繡旆瑤鉞琨章琳腴
翠釜瓊闌綠室錫酬九事童女三八天授當由於鬼工
人供豈妨乎世匠斯

缺二字

也幽既有之明亦宜然於是

靈官有恤像設具嚴蘭膏寶熏金擬玉擎霞飄星轉班
條列拱乎璇壇日就雲瞻士女降升於筍席終歲

缺二字

之日三春降會之期或藝鼎踐盟或敷筵藏醮廣集四
民之卑衆連十等之臣莫不幽以顯通高從卑聽俾爾
親睦倫屬和乎室家固厥倉箱登其黍稷奉親者長克

鼎釜弟子者過秀芝蘭蠲疴保齡辟非消難傳曰流潤
萬物德加鳥獸各獲其情禍福驗明風雨時五禾成疾
厲息暴害絕斷災青而遠戎兵於戲盛哉來爾道俗霑
頒拜賜勤恭脩奉玉珮金璫流鈴火珠青芽燕芝得人
可授紫符金刻玄樞有光我作空歌師吟弟和貺命三
君歸與歸與王君赤真青童金母煙輶霧乘停龍時鸞
嘯仙妓歌玄雲爾乃登歌旅迎當得感應詩可以興爾
其習之其詞曰

渺渺金陵曲三峯煥嵯峨勾吳奠離宮叔峙層城阿朱
官尊素虎嫁女擎紫華鸞簪玉折矩游盼同山河齊神
躍太霞不動江湖波念子勤奉我衆脩興無頗隕趾孰
曠密非計年叔多將子遂幽耽皓暎生青芽勗我治區
衆萬善蒙一和士誠女信丹寸地為仙家吳之濱兮越
之涯字缺道俗林兮藹如麻俯吳宮兮子女嘉子善事
兮予如何神眷我兮能文揚鴻瑑而齊遐

會道觀脩建記

域之教也三曰儒釋道道之紀也三曰希夷微道也者
殊軌轍而同歸貫有無而為物故軒堯垂衣重華褰裳
其與夫詔為國於烹鮮指冥機於寐鹿一也若夫視聽
之接禮樂之交善福與慶賞均流淫禍共刑威並降則
柱下之法亦不倍於東魯者矣是故由其無也則精藏
窈冥物蘊恍忽等聖智於芻狗自其有也則璇壇蓋宮
綠輿羽蓋嚴法象於瓊科蓋有之以為體無之以為用
亦轂輻之義歟此吳中會道之觀脩建之績不可默也

始端平中綿州道士鄧道樞從文靖魏公來游趙守與
篋俾居郡城文昌宮宋社既亡斯址繼得即郡人上官
氏之廢園也道士因別築而棲焉名會道觀時有家則
堂鉉翁為記逾元迄今觀既頽落記亦亡失住持張復
淳者玉岑人也中歲冲淳外貌朴簡然而秉尚堅毅操
力精勤啖素靡間於隱餐居財弗別於私篋視真宇之
失觀若膏肓之匿豎於是發其帑畜徵諸善信又得今
中執法顧公故連粉社時猶青袍為之倡募贊緣由是

民俗嚮赴金穀既集土木湊呈夙壞聿修新構載起有
若三清殿有若玄帝殿有若山門有若夾廡皆一日鼎
成完滿弘壯綵土塑像玄金鑄鑪洎諸法筵供具亦復
種種嚴備巍乎煥乎恍焉太赤青微鬱蕭通明之壇倏
移於闔閭之區也始營於成化之丙申收工於弘治之
某歲念其劬劇冀在享承謀述文詞來託予手嗟夫世
多斥道請偕儒喻刑政者理物之末德理者陶世之源
士不盡彥則簿牒刀杖日閑於訟庭不可謂鳴琴畫衣

未足以為政也清虛者玄元之體供養者感應之機徒
不盡賢則殿閣香火空眩於塵目不可謂見素抱樸未
足以輔世也不然角冠黃裾五性胎積而符劔焚誦日
喧於其宮信弗能以延真馭集靈輦矣而彼天下紛紛
萬官府吾亦未能保無一臣之弗敗官也昔者鄧君齋
科精嚴朝禁眷委逮乎高峯之青章既籲松關之黃頭
終突退藏於茲道價高卓已而踵其席者越二百年今
張師天抱既超宗授尤異蓋自莫月鼎傳之張雷所張

雷所傳之步雲岡步雲岡傳之周鶴林周鶴林傳之郭
本中郭本中傳之張秋谷張秋谷傳之郭紹林師則紹
林之上足也成化壬辰受檄部銜號純誠凝靜宏道法
師勝緣既諧弘勲乃集視諸彼哉勢同霄壤今有弟子
曰繆德安楊德銘孫德欽孫曰吳明椿宋明潮於戲師
尚有以終之日帥其徒精脩虔禮遠躅鄧君近武諸祖
祝釐行道歲事日嚴雷霆斗曜調元化於雨暘笙鶴龍
鸞接羣真於寥廓俾其良者揚玄風於世外亞者守弘

業於無窮庶幾神鑒人欽以不負昔人事

南京洞神宮崇玄閣碑

都城中近西南維舊內之後秦淮之右有川帶之曰清
溪由六朝來有玄元氏之宮今號洞神成化中一松顧
師即正殿左方隙地謀造重屋以宅上真乃出香炬餘
囊為之抵本又扣諸善信者益之於是購財就事由某
及某缺二字而工成凡為閣三間七梁牖格戶壁豐壙周
繞肖玄帝像于上屋之中神容淵穆臨莅有赫蓬猷四

師龜武二靈嚴列具侍香幢經樂可歲而壇榜其題曰
崇玄之閣無幾顧師委化余往來都邑每假閣之傍舍
而館焉於是其徒唐紹倫李直祚請紀于碑以永師績
夫謂帝為淨樂國嗣成神受勅鎮統北方者道流之說
也謂北極即五行之水玄武二物之精不可以人鬼稱
者宋儒之議也按先王祀五帝祭四方兆五帝於四郊
與周公明堂上帝之祀皆五天帝也鄭玄以郊為五帝
黑帝即汁光紀明堂之帝為家語所言帝顓頊而神玄

冥者玄冥即脩熙也王肅諸儒皆非之然特駁其誤以郊為祀爾如家語之說則顓頊玄冥亦人鬼也惟帝以其聰明正直助化盪魔往往流形著跡震耀耳目而道流所傳帝訓不以人之敬怠為福禍者蓋大公而無我斯固帝之心也然而威靈矜饗不度矧射是以天下之人欽崇祇事罔敢怠遑繫茲一閤之奉不足為帝之益而有敬亡怠自弗能已此亦民之心也豈惟民哉我太宗皇帝繼統御極致孝鬼神建構太嶽雄拔海宇聖人

剛嚴審知勤儉造邦而獨力乎是豈亦漫忽而為之者
哉咨爾諸黃冠師無虞人之弗虔惟虞已弗虔無怙閤
之易成惟怙已善守則惟爾之職先顧師之心神其祐
于自然安社無極

鎮江府道紀司移建記

王制以黃冠之徒徧天下令郡縣簡其練於教而敏於
事者為之長以統之有官矣則又建之司署俾位以莅
之其署率多寓於觀宇之廣大者凡大郡之署曰道紀

司鎮江之司舊在玄妙觀正殿之西廡神人雜居喧寂
交廁居者知病而苟息焉亦久矣弘治初魏君守真為
副都紀君有通材洪度而埋日力於片香寸炬數卷枯
簡中其胸次眼界如錐括囊駿繫捭發露騰蹕豈能自
已視其宮傾焉缺焉漫黔焉若體疾廢弗能一朝寧乃
奮興一圖應者響集材既大具始飭三清殿繼創燕堂
鉅屋五楹以及從舍凡糜千餘緡觀工訖以其餘貲羨
材相隙地於觀門外遂右之南鼎建新署凡為堂三間

門一間左右廡幾間昉乎

缺二字

落於

缺二字

之一

字

既成遷舊治而位焉辛未歲秋邦大夫諸公聘允明

綜治郡志館寓觀中與魏君處久之嘉其人而樂其地
君因述創司首末請記于壁夫建事者必在財與力聚
衆之財藉衆之力以興舉者官為羣有司私為緇黃之
士乃然然而琳宮梵堂之視官舍也每易於成何也或
曰政實多門彼無它務焉爾斯亦然矣然而政之大於
興建者則宜無不治矣而或不然焉又何也蓋凡有所

建樹以集庸究職也者其必有存乎財與力之外者歟
魏君之為人如彼其建事如此纂而章之凡覽者亦有
以得師焉君既畢志遂請老退處靜室消搖與游今嗣
官者曰某繼是尚益師君以不怠懋哉懋哉庶斯署偕
其人以勿壞噫予猶謂可助乎吾徒之師也而況於其
徒也哉

勅賜蘇州府報國禪寺記

姑蘇報國禪院在郡城楊家巷初至元二十二年有嶺

北湖廣道肅政廉訪使失其名捐楮幣購地為供佛道
場殿堂門廡周嚴其內垣堞溝塹衛護其外延普照智
明師主之一時禪風甚盛再傳覺無像三傳某子通暨
入天朝洪武中併隸開元而棟宇摧落場路灌莽淹沈
歲時不過緣主景泰之際爰有大德曰志學來以自任
廢起缺完故壯新華剏築法堂丕樹幢教天順改元復
請于朝報可仍以舊名勅賜為額就令學公主之既而
公示寂衆舉其徒大用釗公繼席釗益弘振載建正殿

以及寮室莊嚴像設種具件足釗傳法南南傳能香香
傳仁桂乃具始末及泰定丁卯通師所立寺基圖簿示
予求記按當時所載寺南距路北距塹延七百尺東距
火燒池西距紅白二蜘蛛溝袤四百尺前出官衢三面
阻水所轄山場阡陌甚廣別有下院七區可謂盛矣又
傳亡宋遺老鄭君所南久居其中所南捐獨少合寺多
佳僧亦可知矣予謂夫創復之功固勤然紀事者其徒
自為之亦可矣而必問之予曹豈非以其言之文可以

傳遠耶從而為言固當使紀於今者

缺一字

然著以重覽

於後者惕然慮以嗣則善矣夫二教之徒其事之所以
易建者何哉倡之者無禁從之者非勉故也倡之而無
禁上下然矣然其洞心性出世外超生死者上士之志
也消罪苦得安隱樂人類者細民之欲也為儒者不及
此而彼乃專之則盡生人之屬誰不欣躍以從之者歟
先王之於人也養於井牧教於學校行於禮樂齊於刑
政為之祈報為之祓讎生遂死息而已矣人無他好惡

亦無他念慮也自竺曇之教至於是以其所有諭此所無此之有者已衰於舊而其無者方切於今則從違之勢安得而不至此極也今百神之典祀儒官之建脩斂其財役其力民以勢從之爾惡知所謂法施定國之五者哉故不知而倡之雖從猶勉耳有能奮志樹力大有為以復先王之法亦若其徒之勇焉則其效當亦有異於斯者今第持空言以求勝彼而行乎已者甚自恕則又何貳乎彼之易建事也乎於乎發慮精厲力堅勢與

時而偕行作則必要於成桂之績信美矣而斯道也豈獨斯績乎哉

書繡觀音後

昔在竹林普陀今在丹紗綵縷不知已來未來時際大士在甚麼去處縷也鍼也紗也手也眼也心也少一件大士不來不知那一件正是大士咦應以縷鍼紗手眼心身而得度者即為現縷鍼紗手眼心身而為說法捲去像懺大士不去

了菴記

有一苾芻其名曰義住蘇州城卧龍街上報恩賢首大
阿蘭若於大阿蘭若中造一小舍號舍曰了於身稱喚
亦復如是來請卧龍街中菩薩弟子明為說其義我聞
世人謂諸心事究竟完結謂之曰了如苾芻旨謂之曰
了我未知識譬之如舍於舍一間謂之曰了一間無逆
如一間外為當曰了當曰不了謂當曰了則舍有二謂
曰不了舍身乃連譬之如舍於舍一間於間一柱謂之

曰了一柱無逆如一柱外還有一柱還有十柱百柱千柱還有一梁還有十梁百梁千梁乃至又還有椽有拱有牆有瓦有門有階為當件件謂之曰了為當總件謂之曰了於件謂了則未完舍於總謂了件非非了如是苾芻不謂一舍乃謂一身如謂一身血肉曰了四大見存如謂一身心性曰了心性未泯如日已沒謂曰日了如謂已了明日還日如謂不了日在何處於一夜間為當曰了當曰不了於此境界於此時候為當何稱為當

有稱當無有稱我問芻芻芻無答所以我於稱喚云
未知識云何為說我聞菩薩究竟完結在一大無芻
如是當大明心當大見性當大發力如是乃知菩薩究
竟完結在無所了亦無不了亦無無了與無不了轉轉
皈無乃是了義芻芻聞我所說歡喜解悟乃為約宣此
義而說偈曰

我觀芻芻身非無非非無身外復有舍舍外復有稱如
是以為了如稱本云灰芻芻如了此無稱亦無舍無身

無我語而究竟完結

簡義上人

不奉慈誨已久恨疥癬被體未能奔侍丈室蚤晚期抽
身一往也昨夜夢被人誣以殺人窘撓間忽得師來導
引同入佛場亦有仙道叅列師以有一冤賊作祟果一
物踞案案若人若猴師持蘆蔔二朶擲起花騰飛空中
怪物應手形影灰滅餘花散落瓣瓣如雪余意乃安與
師更周旋久始覺思平生無傷人害物念豈四大家裏

六賊將肆毒害賴師導指脫此冤纏乎隨服以還先此
馳訊遙巧洞察叅面領受

記夢中作伽陀

爾時遇佛子云所有都失各各大驚怖奔走四尋覓散
亂如狂痴走回各相值開掌各示說在此何曾亡急急
同把去納還兩足尊納已還共看元有還在此此必是
佛說而非波旬說

顧居士頌

顧居士始操刀作饗夫絕精美一日曰我負衆生我負
衆生我以一毛塞一生將不給奈何乃峻建法幢念先
絕殺不戢一雛雞次絕葷血次循脩鍊家訣為調坐法
乃遠遊尋師博訪叅終曰非西無歸矣乃一乎是其所
為外不能知惟知其一擲脫世上事無公私小大猶本
無者勇絕勇絕昨日忽命請素知識集謂曰明日我行
請為別衆固未信去明日復集候居士坐見曰未也時
午幸報已而報午拱手曰往矣遂瞑夫文輔及三五武

烈莫天地孝滅軀貞徇死撐拄宇宙皆一勇爾西道以
勇基最世間如上事力萬萬至不可說不可說居士此
力入其地矣我不敢知姑列頌言居士與予善亦有所
說與其他雜言行悉非其至者其故不在此不足言

初睹易牙作菩薩八萬四千清涼法血刀一截彼岸達

書須溪經說後

須溪說佛書非果有世外異人語言其窮極變眩即儒
者自為之後來者不知而思求之雖攻者亦然古人大

心胸筆刀如莊周楞嚴皆曲士之魁雄雜說淵藪耳須
溪深於禪諦每張吻及西竺語齒齟津津其於真覺吾
雖未敢保領在在當時固稱通四諦者晚為此語齟縮
回一步即下以為高用拙作巧謀揜其平生將欺儒又
欺佛也然佛豈可欺若使舌簧於外不心懺於冥冥者
吾不信也此等小聰明吾曹常有之非不能發直不肖
爾將誰欺小人不耐事口多老子莫怪

北禪雨花臺脩造疏

南朝四百八十寺偉此旃休西尊百千萬億身徧於華
藏將圓小果敬扣大檀惟中吳之傑區有北禪之雄刹
戴處士初焉啟築高扇玄風陸司勳繼而卜居猶存勝
號迨作五天之宅式為四衆之依通閣觀堂莊嚴法像
蛙池龍部竦動人天堂堂選佛之場妙妙台宗之教允
茲秘土宜彼靈棲故梵法主挺異於先朝而洽南洲標
奇於昌代因雨花之偉跡瓶布雁之廣堂雖壞空不免
有常期然起廢不愁無喜捨願諸天之助力看不日以

成之此花非空花由迦葉笑中飛下此雨乃天雨如法
雲地位分來廣結十方誰云一見曼陀羅曼殊沙乃至
摩訶普共於繽紛善男子善女人如是功德不容於思
議

福濟觀造殿疏

福濟觀吳中真境城市山林神仙殿呂祖道場人天眼
目欲鼎新而革故望推已以及人載述前聞請垂仁鑒
自有宋淳熙之際逮皇明正統之間上下四百年興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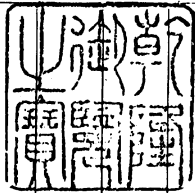
一再舉語其異蹟殊勝羣山呂純陽跨鶴王省幹受方
靈蹤赫赫陸道堅設齋葉竹居請額法派綿綿仙風扇
於寰中玄教暢於方外然而物有成壞因壞而后為成
世有古今脩今所以繼古昨以謝仙逸駕遂令回祿煽
威雖玉石以俱焚固天人之相勝惟金玉無脛而走彼
土木何地不生徧叩賢豪仰憑道力巧操塲匠操斧與
吾羣立以須廩有粟囊有錢願公一笑而捨莫道柴荒
米貴古云明去暗來孔方兄若點頭公輸子便動手如

雲集矣不日成之平空現蓬萊島出來忽地看洞庭湖
飛到共拜無心昌老再霑有驗仙丹念念流通家家安
樂

跋拙老書與李漢雲後

古拙為漢雲開方便門不知漢雲後來踏著關捩子麼
若曾喫此一擲方信拙老元不曾說法也今二老俱已
無而此公案尚存覽者悉知悉見有案無二老以吾觀
之二老何嘗無而案何嘗有哉正德二年月日在新河

漢雲曾姪孫文遠出示漫云



懷星堂集卷三十